

程

新書十四卷

列傳九

特進臣魏

中徵



上

滕穆王瓚嗣王綸

勝祖王瓚字伯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為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二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

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
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
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
朝政令發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
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
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太宗伯典脩禮律進位
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群情不一恐為家禍
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
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牧以

滕王瓚

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瓚
鬱不得志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
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
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薨時年四十二
人皆言其遇鳩以斃子綸嗣

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
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
詔綸致禮焉其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
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

為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九乃因曰
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沁門惠恩嶋等頗解
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二人為度星法有人告綸怨
望呪咀帝命黃門侍郎王弘躬治之弘見帝方怒遂
希旨奏綸厭靈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
楊素等曰綸希異國文以為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
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
其先乃離阻大謀乘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
直觀覲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為惡有狀其罪莫大刑

詞正

茲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為
民徙始安諸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
上表請從軍自効為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
下大亂為賊林仕弘所逼携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
唐為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
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溫字明籀初徙
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辭衣思
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誥字弘籀則亦徙零陵
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福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高嵩
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
封道王蓋曰宣以靜襲焉卒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
襁褓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為
獻皇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十
七為內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摠管未之

字師仁王爽

官轉授蒲州刺史進位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尋遷
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古鎮軍大將軍權領并州
摠管歲餘進位上柱國轉涼州摠管爽美風儀有器
局治甚有聲其年以爽為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
胡出平涼無虞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為元帥河間
王弘亶盧武等梁定高頊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
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涼州遇沙鉢略可
汗於白道接戰入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
沙鉢略可汗中重傷而道高祖大悅賜爽直食梁安

縣千戶六年集... 帥並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
逃而返明年... 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
使巫者薛崇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
居數日有鬼物來擊崇宗崇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
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異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
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爲乃呼術者俞
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咀憲司希旨鍛成
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

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咀無慙幽顯情滅
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
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
集以附孽之輩猶子之重廢之好爵匪由德進正應
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苞藏妖禍誕縱邪僻在三之
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
以潛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
親親致之極憐情所未忍於是除名爲遠徙邊郡遇
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冀定瀛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襲焉又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為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為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其甚盛頃之以脩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

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飭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苦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五豎辛無可露西更豈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代者其意恐己子有才能以致禍也聞皇

二十年...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
鳩帝即...論寄王...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
明亦以交...智積公恐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
委政寮佐清淨...及陽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
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
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
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望辱之玄
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
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

王智積

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
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
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
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
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
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
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
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心亦又不相容

日八

高祖

卷八

七

至于二世承其甚斃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
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
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盤石
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毗隸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
時逢難將何望焉

隋書四十四卷終

列傳九

隋書四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十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陵王勇次
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暕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
封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
封長寧郡公出為雒州總管東京小家宰總統舊齊

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
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
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
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士書諫曰竊以
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
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
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加以去年
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寓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
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

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
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
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
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群臣曰前世君王溺於嬖幸廢
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
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爲亡國之道邪勇頗
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性情無矯飾之行
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
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所因而誡之曰我聞天道無

親唯德是與蘇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
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
重君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
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
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
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
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故節稱賀正可三數
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
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

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
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
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
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
臺宿衛高頰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
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
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敝太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
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圍伍不別豈非好事我
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頰男尚勇女形

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
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
意有他故其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
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
但備負數唯恭肅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
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敬接朝臣
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
后因進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
于心一辭階闥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哽

泣伏不能興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
之有切常離又泫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
識勇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
苦思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
勺之用勤憂積念懼復危亡皇后忿然曰覘地伐漸
一曰而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
古又重龍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
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
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

汝平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
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
晉主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
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襄公
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
語素懼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
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主孝悌恭儉有類至
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
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

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
寢共食豈若覘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
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常恐暗地殺
之素既知意因感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
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
輔賢能占候名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
龍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
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平陋太子時於中寢息
布衣草褥莫以當之高祖心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

素觀之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防察高祖聞素譖毀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謀藥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踈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宮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

誼謗過失日聞段達脇姬威曰東宮罪過

主上皆知之矣已秦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聞翼聞太子之愆弘為此對大率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今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卧昨夜欲得近廁

故在後房恐有警急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
我家邪於是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令
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
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盡伏法遣
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
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
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歎
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
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王復是長子望

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兖州來語衛王云阿孃不與
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
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
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對曰金殺
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
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
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
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麟
諂佞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

前解金麟者為其此事勇嘗引曹妙達以定興女同
讎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法子偏庶畏
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
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
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昊諫曰
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
極惟陛下察之昊辭直爭強聲色俱厲上不答是時
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
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

得從樊川以至于散關搃規為苑兼云旨漢武帝將
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曰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
實無金輒賜此等若右謀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
自然求息前漢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
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决當快意又宮內所
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
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
役不輟營起亭殿朝法乃改每去至尊嗔我多側庶
高緯陳叔寶豈是孽之太子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

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泣然曰誰非父母
生乃至於此我有舊凌婦女今看東宮奏我云勿令
廣平主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
知其陰惡勸我於無瓶之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
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獸足於外更有求訪朕
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耶
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揚素舞文
巧詆鍛鍊以成其心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
意奏言之謂示是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憤存附託

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去勿令人
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
馬怪之其父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治
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市見一枯槐
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
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
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
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
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

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瑯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為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表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素象以見矣群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

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子之位實為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諸副或有不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建春宮異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二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釁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是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

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可廢爲庶人顧惟兆庶事
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今薛道衡謂勇曰爾之
罪惡人神所弃欲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而言曰
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
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
曰自古以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
禍及宗社毒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
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
侍左右恩寵隆渥乃苞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爲階

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
誦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
道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心
腹委付鉅細闕知占問國家希覲災禍左衛率司馬
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藝濁宮闈典
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訛謗潛行離阻
進引妖巫營事獻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
舊非宮臣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榮
利經營間構開造禍端前主壘下士何竦假託玄象

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竦
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為害乃甚並處
斬妻之女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
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為之
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
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
宅悉可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義豫追番丁斬配東
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
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

大司

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
宣詔以戮之廣平王雄答詔曰至尊為百姓割骨肉
之恩廢黜無德實為大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內史
省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
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
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
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背尋而
貝州長史裴肅素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
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

入朝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類請見上
面申冤屈而皇太子過之不得聞奏勇於是升樹大
叫聲聞於上異得引見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為
癩鬼所著不可復收上以為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
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
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闈事聞於高祖高祖抵牀曰
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秘不發喪
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偽為高祖勅書賜庶人
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

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疑襄城
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姐生賴川王
暉後宮生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
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
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郡公勇敗
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然楊
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螻蟻手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
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鳩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勅在

所見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為秦
王二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雒州刺史
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
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
為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
役以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
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將周羅暎苟法尚等以勁兵
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

羅暎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
曰諫當推轂竟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善
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
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
悅下書獎勵焉其後俊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
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
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
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臺籬又為水殿
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

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

謝上謂其使曰我戮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歎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墓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議曰春

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罪則可知故
漢時栗姬有罪其子廢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既
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於
是以秦國官為喪主使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
憂哀慕盡禮竟衣連絕魚肉每至忌日輒流涕不
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
之及俊有疾延相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
者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
軍典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

令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秦
王以奉孝王嗣封湛為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尉
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
至河陽脩啓於浩浩復誦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
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
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偽號因而害
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為滎陽太安坐浩免亦為
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

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
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百官如故歲
餘而罷十二年又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
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
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
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
以左右爲請旣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
噲之討西蠻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
使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

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
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且於是遂分秀所
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
勇以讒毀廢晉王諱爲白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
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
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
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
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主糜費財物我以父道
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

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書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自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郡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秦上曰天下寧有是邪於是發為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僚婢二人驅

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為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榮貴唯知言藥未嘗憂懼輒忘愚心陷茲刑網負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各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即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

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
常懷惡樂禍瞬眈二宮行遲災疊容納不逞結構異
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
汝兄也汝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
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
妄道青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
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秀秀之名以
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
地徵祥以符已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

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
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獸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
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扭械仍云請西
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堅魂神閉
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
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益
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
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苞藏凶惡
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

心也懷非分之均肆毒心於兄弟之行也嫉妬於
弟無惡不為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
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
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
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為之不
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復聽與
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之弒逆也
欲立秀為帝群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為漢王十二年

為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
軍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上幸溫湯而送之白
東至于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
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
率衆至遼水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
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
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譏發居常怏怏陰有異圖以
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大原即為重鎮宜修武備高祖
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納於并州招集亡

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頰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
少儻有奇略為諒咨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
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為諒所親善及
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
兵反摠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頰說諒
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
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
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一策唱言曰
齊反將誅之聞喜人摠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

井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一悉
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畧地率其精
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
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
暇集上下相疑群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
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
公理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慕容良出滏口以趣黎
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畧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
門署文安為柱國統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

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
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
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事
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
粹為絳州梁菩薩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
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
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
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高澤屬天大雨諒欲旋
師王頴諫曰楊素懸軍千里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

之其勢必蹙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
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
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
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入降於素百寮奏諒罪當死帝
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
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顯因而禁銅字文化
及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賁
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

軍監國凡二十一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
變讒言間之顛復之惑傾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
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殷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
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其無欲
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並亂
之源長觀觀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
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後以憂卒寔此之
由俄屬天步方艱護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
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

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
圜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既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
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
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隋書四十五卷終

列傳十

卷四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十一

趙斐

趙斐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斐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其父墓中樹者斐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沉深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

引為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太祖班師熒請留
撫納亡叛太祖從之熒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
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眾以功封平定縣
男邑三百戶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
蠻酋向天王聚眾作亂以兵攻信陵秭歸熒勒所部
五百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
南岸置其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
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关明徹欲掩安蜀熒遣書勸
熒益修守禦熒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

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
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关明徹
屢為寇患熒以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
裨將輩百餘人熒以明徹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
授開府儀同三司遷熒為撫降長史入為民部中大
夫武陽出言擊洛欲收齊河南之地詎諫曰河南洛
陽四面受敵縱行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
傾其眾坑可一與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
國于真然聚眾自二縣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

還以謫以功不見錄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入為天
官司會累遷御史大夫嬰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
徵後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論獄而
走帝大怒繫之甚急嬰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
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
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災旱為災可因茲
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嬰卒不言高祖為丞相加
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遷太宗伯及踐阼嬰授
璽綾追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

相州刺史朝廷以嬰曉習故徵拜尚書右僕射
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為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
有威德嬰嘗有疾百姓奔馳為祈禱其得民情如
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嬰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
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
盜賊入田中蒿者為吏所執嬰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
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載高一車以賜盜者
盜者媿而過於重刑其以儉民皆此類也上幸洛
陽嬰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六

州民用殷實卿之為政

深副朕懷開皇十九年卒時六十八子義臣嗣官
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分

趙分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濟南青州刺史分少有
學有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為相府總曹參軍歷記室
累遷龍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三
司大夫字字文護召為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
去性強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武帝親撫萬機拜為
史下大夫轉少御正分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

眾不能決者分輒為評斷若稱善後為司會申國
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為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邑五
百戶後出為浙州刺史指置京兆伯鎮洛陽高祖
為丞相討回紇司馬分亦察知之密白
高祖帝以分為許郡公開皇
初罷東歸分以
分兼司會
更加金紫宗元
于方而遷入

馬輅車... 監護... 總管司馬左遷修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
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
俱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
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高直浙
三州刺史尚希鬱鬱而孤時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

安涿郡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
共推伏周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冷講孝
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賜姓齊大茹氏擢為國子博
士累轉舍人仕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
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官帝時令
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
迴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
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
遲明迴方覺令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

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迴而至待之其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受尚書進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後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濫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十一戶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入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豈有更

張之義慈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要員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則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懼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

病亟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
驃騎尚右在州其有惠政復引漢水立隄防開稻田
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
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郡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美容
儀有器幹頗覽書記仕田釋褐衛王侍讀時武帝逼
於宇文護謀與衛王誅之上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
於帝及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即位置東宮

以平為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
龍潛時與平情好欵洽及為丞相恩禮彌厚尉迥王
謙司馬消難並稱兵內侮高祖深以淮南為意時賀
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
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
書平見天下州縣多廢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
秋家出粟麥一石下貧家差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
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
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

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由
勸墾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開石飢饉陛下
運山東之粟實常平之倉開發倉庫普加賑賜大德
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貨遠等其勸墾墾
中縣令以勸農績敘為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
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尚書名為稱職時人有告
大都督那紹非致朝廷為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
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
臣不勝至願願陛下私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謏

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那
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
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勅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其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監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
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百匹
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為陳利害遂各解兵汗贈平馬
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
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昌二
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

稱職朝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
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整甲之
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
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子師
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
國官事師後為渤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陵
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為王世充所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朝二州刺史

以登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
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
士遊處每同席共覘情契甚厚弱冠召補相府中兵
參軍尋遷武伯下大夫于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將
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
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
司員部下大夫保定初大家宰宇文護引為長史會
齊人來結盟好以暉有才辯與千乘公崔睦俱使于
齊遷振威中大夫武帝之娉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

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
寧子邑四百戶高祖物公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爲公開
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奏請決杜陽水灌三時
原溉焉鹵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明年轉左武侯將
軍太僕卿如故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
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
職歲餘卒于京師時年六十上嗟悼久之勅鴻臚監
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官至光祿少卿肅弟仁器性
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
少沉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
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
行及長畧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
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
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
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
官如故及武帝親惣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

師安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
賜爵井陘侯邑五百戶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
書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
三百萬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爲吏部尚書
與師素懷勝負于時晉王爲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
空揚雄尚書左僕射高頴並爲州都督引師爲主簿
而世康弟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
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
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頴上柱國

韓擒等於卧內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爲笑樂平陳之
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
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
刺史甚有治名李官謚曰定子德政嗣大業中仕至
給事郎

楊昇

楊昇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
昇羨風儀沉深有器局髫鬣就學日誦千言見者竒
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

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寧
都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昌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
爲侯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
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是方直
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練三百匹馬五十匹
而遣之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爲宗正
少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有
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昇每歲一與王相見評
論得失規諷疑闕數載卒官時年六十二子虔遜

蘇老慈

蘇老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兖州刺史老慈少沉謹
有器幹美姿儀周初爲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
以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宣納上
士後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文安縣公邑
千五百戶尋改封臨水縣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
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
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
集老慈摠其事世以爲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

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官官
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為太子右衛率
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
水多沙流下深下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為渠
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
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一尚書兼為幹理數
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
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解錢取息取給孝慈以為官
民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公職

田各有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憚其
在東宮出為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於
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撫管俱有惠政其
後桂林山越相聚為亂詔孝慈為行軍撫管擊平之
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
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遲
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
鎮益州沙羅以太官從拜益州刺史八年冉有羗作
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

後數載檢校利州惣管軍事從史萬歲擊西... 戰有
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惣管長史會
越駕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立... 功奴
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吏案奏沙羅云王奉為... 叔
秀延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僚令出奴婢沙羅隱而
不奏由是除名卒於家有子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楷魏太中大夫父微
伯齊陝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

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示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曰
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答曰竊聞自
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
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
子曰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補國將軍從達奚武
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爵為公遷小冑部其後
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
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硤州

刺史數歲徵為本府中大夫尋出為涼州總管長史
從滕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
位從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碶
口說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為司會
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
進爵高都郡公食邑貳千戶後數年晉王諱出鎮并
州以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少
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
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

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答鴻恩歎
歎流涕上惡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
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斐

張斐字士鴻河間鄴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
魏為湯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
太祖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
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為司
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

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
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
勞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
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謁見勅令勿拜
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
會遷都龍首塋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
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
曰道言五十二篇與父好學有父風在魏釋褐奉朝請
遷員外侍郎周太祖引為外兵曹閔帝受禪加前將

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家宰司錄賜爵比下子邑
四百戶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高祖為丞相與
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其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
右丞進爵為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子父
憂去職柴毀骨立未基起令視事固讓不許授儀同
三司襲爵真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戶尋遷太府
卿拜民部尚書晉王諱顥為揚州總管授與司馬加銀
青光祿大夫與性和厚有識度其有當時之譽後拜
冀州刺史晉王諱顥表請之復為晉王長史檢校

州事及晉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
吏民悅服稱爲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
四子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
許人也儻有文武幹用初爲毛州刺史治績號天
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行軍摠管從楊素伐陳
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大
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明
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代人庫狄欽性弘厚有異
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關

或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間殊
績固知之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
孫平諫赦誅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
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事節以清白成名
楊尚希楊昇宗室之英譽望隆重縣孝慈李雄張瑒
內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國

國書院藏
及信十一

程